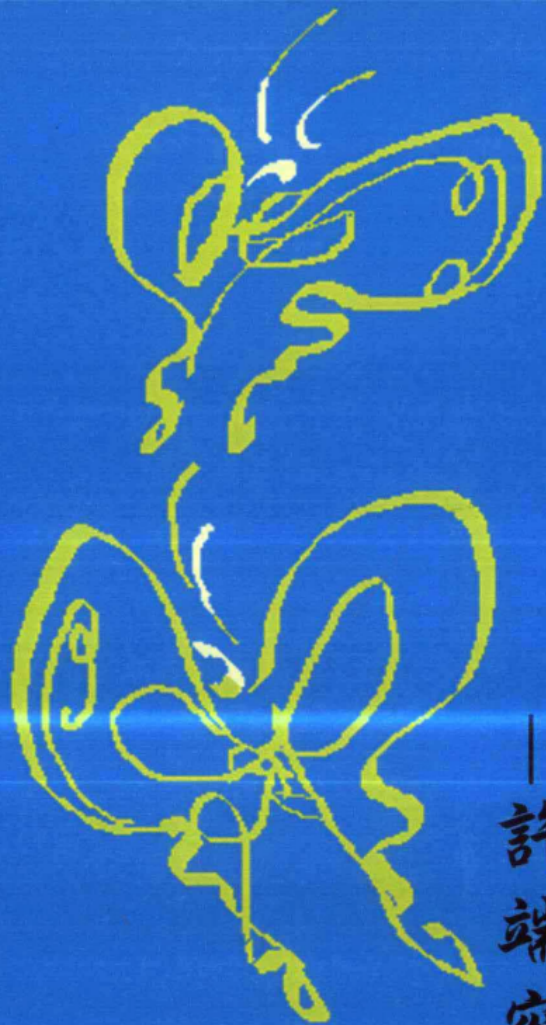


梁祝故事研究〔二〕

許端容 著



本書就所見各類媒材的梁祝故事近九百筆文本，進行故事結構類型分析，考察故事情節暨情節單元、情節單元素、人時地物變異，及解讀故事流播、創作、消費、文化現象，藉以探究梁祝故事文化網絡的全幅面貌。

ISBN 978-986-6909-47-4



建議分類 語言文學/評論

梁祝故事研究〔二〕

許端容 著

梁祝故事研究 / 許端容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7[民 96]
冊：公分. -- (語言文學類；AG0060)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78-986-6909-47-4(一套：平裝)

857.2

96004612



語言文學類 AG0060

梁祝故事研究(二)

作 者 / 許端容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呂祥竹

圖文排版 / 呂祥竹 林靜慧 林蘭育

封面設計 / 許獻心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7 年 3 月 BOD 一版

2007 年 11 月 BOD 二版

四冊定價：200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7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目次

第貳冊

第七章 梁祝故事流播現象	335
第一節 唐宋元明梁祝故事流播現象	335
第二節 清梁祝故事流播現象	354
第三節 民國以後梁祝故事流播現象	382
第八章 梁祝故事創作現象 (一)	401
第一節 梁祝民間故事創作現象	401
第二節 梁祝民歌創作現象	437
第三節 梁祝戲劇創作現象	442
第九章 梁祝故事創作現象 (二)	477
第一節 梁祝曲藝創作現象	477
第二節 梁祝小說、電影、漫畫、電視連續劇、 電視綜藝節目及單元劇創作現象	525

第十章 梁祝故事消費現象（一）	555
第一節 閩南、臺灣梁祝歌仔冊消費現象	559
第二節 臺灣梁祝歌仔戲消費現象	584
第三節 梁祝電影消費現象	608
第十一章 梁祝故事消費現象（二）	633
第一節 越劇梁祝故事消費現象	633
第二節 梁祝音樂舞蹈消費現象	650
第三節 梁祝曲藝戲劇表演及結集成冊消費 現象	674
第四節 梁祝故事紙品及其他媒材消費現象	698

第七章 梁祝故事流播現象

第一節 唐宋元明梁祝故事流播現象

今所知梁祝故事始於唐梁載言「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文獻 1)的記載，惟不知主角祝英臺、梁山伯任何事蹟，只知「義婦與人同冢」，同冢之處為鄞縣，即今浙江省寧波市。更早之前，齊高帝至齊武帝時有「祝英臺故宅」，唐人李肇說其地是常州離墨山¹，在今江蘇省宜興縣國山東南，但此「祝英臺」為何人，則不可得知，宋人史能之且疑非女子。²民國二十三年金壽楣《陽羨奇觀》載「唐梁載言《十道志》：“善權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臺讀書處”」，不知金氏所據為何，且資料年代相當晚，今先不予採用。至於明人徐樹丕說梁元帝《金樓子》及無名氏《會稽異聞》也載梁祝事，³惟二書已佚，前者有《說郛》摘本⁴及《永樂大典》輯錄本⁵二種，亦無梁祝事。

晚唐張讀《宣室志》(文獻 2)所載梁祝故事情節已鋪張為：上虞人祝英臺，女扮男裝外出求學，與會稽(今紹興)山伯同肄業；

¹ 唐·李肇撰：《題善權寺石壁》，收於明·方策編：《善權寺古今文錄》卷六(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北京圖書館珍本叢刊》本)，頁723。

² 宋·史能之撰：《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一版，清·嘉慶二十五年刊本，《中國方志叢書》，422冊)，頁3699。

³ 明·徐樹丕撰：《識小錄》卷三(臺北：新興書局，1985年)，頁435。

⁴ 明·陶宗儀撰：《說郛》卷十下(臺北：迪志文化出版社，1999年11月，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28。

⁵ 明·姚廣孝、解縉等編撰：《永樂大典》(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2月)。

祝回鄉後，山伯訪之，始知為女子，求聘不成，為鄞令時病死，葬鄞城西（今寧波市）。英臺適馬氏時，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是山伯墓，英臺登陸號慟，地忽自裂，遂並埋而卒。晉丞相謝安表奏其墓曰：義婦冢。則此故事不止知梁祝鄉里、身份、死因，也為英臺何以是義婦做了解釋。然故事中之英臺並非預謀祭山伯墳，或意欲為山伯殉情而死，卻為同是上虞人的丞相謝安表奏，而得稱義婦，實是溢辭。但英臺確為山伯而卒，故此故事屬 885B「戀人殉情」類型故事。又此故事必已盛傳於上虞（今紹興市上虞）一帶，始為上虞人謝安表奏於朝。

唐僖宗、昭宗（874-904）時餘杭人羅鄴〈蛺蝶〉詩（詩 1）有「俗說義妻衣化狀」詩句，可推知當時民間傳說梁祝故事必有英臺殉情而死的情節，因而被稱為「義妻」，另外更有「衣化蛺蝶」情節的發展。至此，可知在唐代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上虞（今紹興市上虞）及餘杭（今杭州餘杭區）流播的梁祝故事除 885B「戀人殉情」類型之外，749A「生雖不能聚，死後不分離」類型故事已然成型。

及至北宋徽宗（1101-1127）時，李茂誠有《義忠王廟記》（大觀（1103-1110）年間）（文獻 3），所載故事主角鄉里、名諱，及英臺字馬氏子，山伯為鄞令時病死，葬鄞城西、晉丞相謝安表奏其墓曰義婦冢與《宣室志》無異，而主要情節單元「女扮男裝外出求學」、「婚姻受阻（相思）病死」、「新娘舟過情人墓，風濤不能進」、「新娘哭情人墓，地裂埋壁」亦相同。另外又增益「夢日貫懷受孕」、「懷胎十二月」、「新娘埋壁，新郎言官開槨」、「巨蛇護塚」、「義婦塚的由來」、「陰魂托夢助戰退敵」、「義忠神聖王的由

來」、「旱澇疫癘商旅不測，禱祝顯應」等附屬的情節單元。此則故事的男主角山伯求婚不成，喟然嘆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區區何足論世」，而應簡文帝舉賢良，詔為鄞令，嬰疾而卒，雖然表面上與婚姻受阻似無直接關係，但其喟然之嘆亦可視為山伯以發奮之言自我安慰，轉移情傷之痛，故仍可視為山伯「婚姻受阻（相思）病死」，而女主角亦非有意祭山伯墳及殉情而死，然英臺確為哭祭山伯地裂埋壁而卒，兩人同葬，新郎言官開槨有巨蛇護塚的神奇情節，故屬 749A「生雖不能聚，死後不分離」類型。

張津《乾道（1165-1173）四明圖經》卷二所載《舊記》（文獻 4），僅有「英臺少時扮男裝與山伯同學三年」情節，而張津所知當時「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後有廟存焉」（文獻 4），其所言梁祝葬地在鄞縣（今寧波）西十里，接待院後有廟存焉。

南宋寧宗（1195-1224）時期，唐人詩選本《十抄詩》的註譯本《夾註名賢十抄詩》，於羅鄴〈蛺蝶〉詩：「俗說義妻衣化狀」長詩夾註（詩 3）所載梁祝故事，說大唐時一賢才梁山伯尋師入學堂，途中遇唇紅齒白祝英臺，二人結義共赴孔丘堂，後來英臺夜夢爺娘，欲先返回家鄉，邀山伯日後回返家鄉過訪。三五日後，山伯也拜辭夫子訪祝莊，見英臺女裝千嬌萬態世無雙，為之情迷，而生相思病灶，當時身死五魂揚，葬在越州東大路，托夢英臺到寢堂，英臺哭祭禱祝有靈遣塚開張。果然塚堂面破裂，英臺透入也身亡。親情隨後援衣裳，片片化為蝴蝶子，身變塵灰事可傷。則此故事仍是「衣裳化蝶」的情節，有「女扮男裝外出求學」、「女扮男裝者與人結拜為兄弟」、「相思病死」、「陰魂托夢」、「女子哭

祭情人墓，禱祝顯靈，塚堂面破裂，人進墓身亡」、「衣裳片片化蝴蝶子」六個情節單元，屬 749A「生雖不能聚，死後不分離」類型。

南宋羅濬《寶慶（1225-1227）四明志》卷十三（文獻 6）內容與張津所載相同，然羅氏對「義婦」一詞不符英臺身份，發出異議：「以同學而同葬，見《十道四蕃志》所載。舊志稱曰義婦塚，然英臺女而非婦也」。

南宋紹興（1131-1162）年間，薛季宣〈遊祝陵善權洞〉（詩 2）有「萬古英臺面」、「練衣歸洞府」、「蝶舞凝山魄」詩句，極可能紹興之前，宜興已有梁祝化蝶故事的流播，其後史能之《咸淳（1265-1274）毗陵志》卷二十七（文獻 7），先說「祝陵在善權山，嚴前有巨石，刻云祝英臺讀書處，號碧鮮菴」，又說「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山伯共學，後化為蝶」，但史能之並不以然，評論「其說類誕。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臺舊產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則史氏不僅不信化蝶之說，且疑英臺恐非女子。此故事屬 749A 類型。毗陵在今日江蘇省常州市，據此可知梁祝故事在宋時，江蘇常州一帶已有「化蝶」的故事流行，而且祝英臺讀書處及祝陵都在善權山，即今日江蘇省宜興縣國山東南，則梁祝故事已從浙江省鄞縣（寧波市）、上虞、杭州流播至江蘇省宜興縣國山、常州市，故事類型雖屬 749A「生雖不能聚，死後不分離」，但情節也從「衣化蝶」，推展至「人化蝶」。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卷九載嚴光大《祈請使行程記》云：「二十九日（德祐丙子三月）易車行陵州西關，就衛河登舟。午后，

過林鎮，屬河間府，有梁山伯祝英臺墓。夜宿于岸。」⁶德祐是宋恭帝年號，為西元一二七五至一二七六年，然「丙子年」已屬宋端宗景炎元（1276）年，距宋亡（1279年）僅三年。據嚴光大所言林鎮於其時屬河間府是今日河北省河間市，則可知宋恭帝之前，梁祝故事早已流播至此，故有梁山伯祝英臺墓的存在。至此，梁祝故事不僅從浙江省鄞縣、上虞、杭州流播至江蘇省宜興縣國山，且已大大流行於河北省河間市了。

元王實甫《韓彩雲絲竹芙蓉亭》⁷，今只剩一套殘曲，劇中韓彩雲唱出「哎！你個梁山伯不采（睬）我祝英臺，羞的我快快而來」，以表衷情的苦悶心情。王實甫生平事蹟不可考，只知是大都人，約與關漢卿（約生於1200-1216，卒於1297-1300年）同時，則可推知元初大都，梁、祝故事已為人所熟知。

元白樸（1226-？）有《祝英臺死嫁梁山伯》雜劇，今已佚，然據天一閣鈔本《錄鬼簿》記其題目正名為：「馬好兒不遇呂洞賓，祝英臺死嫁梁山伯」⁸，則該劇角色至少有祝英臺、梁山伯、呂洞賓、馬好兒四人，梁祝二人應是婚姻受阻殉情而死，故稱「死嫁」，馬好兒可能是梁祝婚姻的介入者，呂洞賓極可能是度化劇的度化神仙，度化對象可能是梁、祝，甚至也有馬好兒。可以確知的是該劇至少有「婚姻受阻殉情而死」及「神仙“度化”」兩個情節

⁶ 宋·嚴光大撰：《祈請使行程記》，收於元·劉一清撰：《錢塘遺事》，見電子版《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1月），頁9。

⁷ 元·鍾嗣成撰：《錄鬼簿》卷上作「芙蓉亭，韓彩雲絲竹芙蓉亭」，見《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寧波天一閣博物館藏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46。

⁸ 同前註，頁145。

單元。白氏一生寓居北方，晚年在金陵，其劇故事之所本，也許是北方所流播的故事，但亦難斷言。然而從元無名氏《風雨像生貨郎旦》雜劇第四折敘述做場說唱情形：「……也不唱韓元帥偷營劫寨，也不唱……，也不唱梁山伯，也不唱祝英臺」⁹，則可知梁祝故事在元代民間是耳熟能詳的典故了。

元世祖至元（1264-1294）年間鄒縣嶧山有「梁祝祠」，鄒縣是今日山東省濟寧鄒城市，則可說梁祝故事在當時不僅於山東鄒縣嶧山一帶大大的流行，必也是深入民間，才会有「梁祝祠」的存在。可知元世祖至元年間之前，梁祝故事已在浙江鄞縣、江蘇宜興、山東鄒縣三地流行。

元袁桷《延佑（1314-1320）四明志》卷七（文獻8）所載梁祝故事內容與南宋羅濬《寶慶四明志》相同，亦對舊志曰義婦塚有異議，其云：「然此事恍惚，以舊志有，姑存。」

另有明人鈕少雅《彙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收錄「《祝英臺》元傳奇」三曲：〔醉落魄〕、〔傍妝臺〕、〔前腔換頭〕，是今存最早梁祝傳奇片段，僅有「女扮男裝與人〔共讀〕」的情節單元。

明黃潤玉（1389-1477）《寧波府簡要志》卷五〈鄞縣〉（文獻9）所載舊志內容與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同，但云：「義婦塚，縣西十六里」與張津記：「在縣西十里」有異。又云：「後山伯為鄞令，卒，葬此。英臺道過墓下，泣拜，墓裂而殞，遂同葬焉。東晉丞相謝安奏封為『義婦塚』」，則與張讀《宣室志》內容大抵相同，但無「英臺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情節，只言「道

⁹ 元·無名氏撰：《風雨像生貨郎旦》，見明·臧晉叔編：《元曲選》（臺北：正文出版社，1999年），頁1650。

過墓下，泣拜」，英臺也無殉情之意願。情節單元有三：「女扮男裝共讀」、「女子祭情人墓，墓裂而殞，遂同葬」、「義婦塚的由來」，屬 885B 類型故事。

明正德十一（1516）年趙廷麟訪問古老傳聞而撰成《梁山伯祝英臺墓記》（文獻 10），故事細節及主角形象的描寫已有相當的進展。女主角祝英臺是濟寧九曲村人，其家鉅富，是獨生女，聰慧殊常。父親祝員外「見世之有子讀書者，往往至貴，顯要門閭，獨予無子，不貴其貴，而貴里胥之繁科，其如富何？」英臺聞父咨嘆，變笄易服，冒為子弟，出試家人、鄉鄰都不識，而懇求父親出外讀書。暮春時節帶著隨從負笈詣嶧山求學，過吳橋十里柳蔭處，遇鄒邑西居梁太公之子梁山伯，動問契合，同詣嶧山先生授業。晝則同窗，夜則同寢，三年衣不解。一日，英臺想家回鄉，過半載，山伯應英臺之請，往拜其門，始知英臺是女子，回家不一載，疾終於家，葬於吳橋迤東。其時西莊富室馬郎親迎至期，英臺苦思嘗心許山伯為婚，今日更適他姓，是異初心，悲傷至死。「少間，愁煙滿空，飛鳥哀鳴，聞者驚駭。馬郎旋車空歸。鄉黨士夫，謂其令節，從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願，天理人情之正也」。

此則故事有「女扮男裝者瞞過家人鄉鄰」、「女扮男裝外出求學」、「三年衣不解」、「相思病死」、「女子因情人病死而悲傷殉情致死」五個情節單元，屬 885B 類型故事，而進一步描繪祝員外角色，及其鉅富的家世，也說馬郎是西莊富室。但未言梁祝二人婚姻何以未成之因，只說二人並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致未成室家之好。而英臺殉情方式，亦異於前，此《墓記》於二〇〇三年

十月二十七日於山東微山縣馬坡鄉出土，《墓記》作者趙廷麟自述故事是「訪問故老傳聞而撰成」，而此《墓記》於山東省微山縣馬坡鄉出土，則其所言「故老」，當是指此地的故老，則知梁祝故事於明正德十一年之前已流播至山東省微山縣馬坡鄉，而故事中的英臺是山東濟寧九曲村人，此村莊在今微山縣濟寧任城區¹⁰，山伯是鄒邑西居人士；兩人相遇處是吳橋十里柳蔭處，山伯死後葬於吳橋迤東。馬文才住西莊，其地今仍在。鄒邑西居是今微山縣馬坡馬鄉村附近¹¹，梁祝讀書處鄒城嶧山離此三地不到三十里。¹²

明張時徹（1504-？）《寧波府志》卷十五（文獻11），載晉安帝時山伯托夢助戰顯應而奏封義忠王，立廟祀之之事本李茂誠撰記；卷十七所載「梁山伯祝英臺墓」，內容與張津同，其對舊志稱「義婦塚」亦有異議，其云：「然英臺尚未成婦，故改今名，具載遺事」；卷二十所載梁祝故事大抵與《宣室志》相同，但多載馬氏鄉里「鄆城」，而山伯「遺命葬於鄆城西清道源」與《宣室志》「（山伯）病死，葬鄆城西」有異。另外，丞相謝安之所以奏封「義婦塚」，乃因馬氏將英臺殉情事言之官，聞於朝而成，也與《宣室志》是謝安表奏其事不同。

明朱孟震（？-1582）《浣水續談》卷一（文獻12）所載梁祝故事前半部與《宣室志》大抵相同，惟「地忽裂，祝投而死」是英臺主動投墳，與《宣室志》「地忽自裂，祝氏遂並埋焉」有異。又山

¹⁰ 參吉祥撰：〈歷史原型與文化原型：對“梁祝”源發地的比較研究〉，收於宜興市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宜興市華夏梁祝文化研究會編：《宜興梁祝文化——論文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11月一版），頁160。

¹¹ 同前註。

¹² 同註10，頁161。

伯為鄞令三年病死，《宣室志》沒有三年之期；另外山伯「遺言死葬清道山下」、「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與張時徹《寧波府志》卷二十相同，而與《宣室志》不同。

故事後半部為《宣室志》所無，有和帝時，梁山伯「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吳中婦孺稱「花蝴蝶稱梁山伯與祝英臺的由來」兩個情節單元。吳中為今日江蘇省蘇州市吳縣，則可知明神宗萬曆十（1582）年之前梁祝故事已大大流行於江蘇蘇州一帶，致使吳中婦孺俱以梁山伯祝英臺稱呼蝴蝶的情況。又朱氏載云：「近有作為傳奇者，蓋祝男服從師」，則知其時亦有梁祝傳奇戲劇的流行，惜今不可得知其內容為何？

明王升編纂《宜興縣志》（明萬曆十八（1590）年刻本）卷十〈古蹟志〉（文獻13）所載故事與宋《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條相同。

明揚州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百二十六（萬曆二十三（1595）年成書）云：「俗傳大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臺之魂。」（文獻14）此記載有「人死魂化蝶」的情節單元，則可知梁祝故事已流播至揚州，且推展至「人死魂化蝶」的情節。

明陸應陽《廣輿記》卷十一〈浙江寧波〉（文獻15）載義婦塚在府城西，梁祝二人少同學，梁不知其為女子；「後梁為鄞令，卒葬此，祝氏吊墓，下基裂而殞，遂同葬。謝安奏封義婦塚」，此故事的祝英臺亦無主動殉情之舉。

馮夢龍《古今小說》（初刊於明天啟（1621-1627）初年）二十八卷〈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入話（小說1）載梁祝故事女主角祝英臺是常州義興人，自小通書好學，欲往餘杭遊學，哥嫂止之，英臺

扮男子瞞過哥嫂，摘榴花插於花臺賭誓貞潔。出門途中遇蘇州梁山伯，甚相愛重，結為兄弟，與他同館讀書，三年同食同宿。英臺衣不解帶為山伯所疑，但屢次都被英臺搪塞過去。三年後，學問成就，相別回家，約山伯二個月內來訪。奈何英臺哥哥已將英臺許配給同鄉安樂村大富之家馬氏。山伯又有事稽遲在家，過了六個月後才訪英臺，見英臺是翠袖女子，已許馬氏婚姻，回家相思成疾，死前囑咐父母葬於安樂村路口。明年，英臺出嫁至安樂村路口，忽然狂風四起，天昏地暗，輿人都不能行。梁山伯飄然而來，要英臺出轎一顧，英臺出轎來，忽一聲響亮，地下裂開丈餘，英臺從裂中跳下，眾人扯其衣服，如蟬脫一般，片片碎片化作紅黑花蝴蝶，傳說是二人精靈所化，紅者為梁山伯，黑者是祝英臺，其種到處有之，至今猶呼其名為梁山伯、祝英臺。

此故事有十三個情節單元（參第四章第二節，頁 192），故事主角英臺是常州義興人，即今日江蘇省宜興市，山伯是蘇州人，即今日江蘇省蘇州市。

馮氏另有《情史》卷十（小說 3）載梁祝故事，內容與《宣室志》大抵相同，之後又載《寧波志》：「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故事，且加案語：「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婦孺呼黃色者為梁山伯，黑色者為祝英臺。俗傳祝死後，其家就梁塚焚衣，衣於火中化成二蝶，蓋好事者為之也」（小說 3），則馮氏知吳中梁祝故事有「橘蠹化花蝴蝶」、「黃色蝴蝶為梁山伯，黑色蝴蝶為祝英臺的由來」二個情節單元，較朱孟震《浣水續談》卷一（文獻 12）所載「吳中有花蝴蝶，婦孺俱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的情節，有更進一步發展「橘蠹化花蝴蝶」的情節，及黃色蝴蝶

為梁山伯，黑色蝴蝶為祝英臺的明確稱謂；而俗傳更踵益「焚衣化蝶」的情節。

馮氏是萬曆二年至南明唐王（1574-1646）時長洲人，長洲是今日江蘇省蘇州市，則馮氏所言「俗傳」的「焚衣化蝶」，當是流傳於江蘇蘇州市的故事情節；可知萬曆年間梁祝故事必已大大流通於江蘇蘇州一帶。

明陳仁錫（1581-1636）《潛確居類書》（崇禎（1628-1644）年間刻本）卷二十八（文獻16）所載梁祝故事，大抵統合《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七「祝陵」條與《增訂廣輿記》卷三「善權洞，國山東南即祝英臺故宅也。周幽王時洞忽自開，寬廣可坐千人，中有立石高丈餘，號玉柱」¹³內容而成。但有些差異，此云：「善權洞，在常州府宜興縣國山東南，一名龍岩。周幽王二十四，洞忽自開。」案：周幽王執政只有十一年（西元前 781-771），並不存在「周幽王二十四年」。

楊守陞〈碧蘚壇〉詩（詩4）對祝英臺女扮男裝外出求學及殉情而死頗不以為然，故言「何必男兒朋」、「苟焉殉同學，一死鴻毛輕」，而對梁祝故事採「悠悠稗官語，有無不可徵」的態度¹⁴。此詩有「女扮男裝外出遊學」、「婚姻受阻殉情而死」兩個情節單元，

¹³ 明·萬曆二十八（1600）年《增訂廣輿記》，收於宜興市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宜興市華夏梁祝文化研究會編：《宜興梁祝文化——史料與傳說》（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頁27-31。

¹⁴ 明·楊守陞撰：〈碧蘚壇〉，收於《荊溪外紀》，見宜興市政協學習和文史委員會、宜興市華夏梁祝文化研究會編：《宜興梁祝文化——史料與傳說》（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頁177-179。又見明·張愷撰：《常州府志續集》卷八（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明·正德八（1513）年刊本），頁332-333。此未錄序言「即碧鮮庵，相傳祝英臺讀書處。」